

## 祖父祭

叶明山

一九八九的夏天，我考上了贵池（现池州市）殷汇中学，这对我家来说是件大事，据说我的中考成绩当时能上一所农校，可父亲却说，哪怕就是窑厂学校也比这农校好。父亲没啥文化，当了一辈子农民，估计是被“农”字搞怕了。祖父却很高兴，认为孩子只要能读书，比啥都强。祖父读过私塾，年轻的时候在安庆四牌楼做小买卖，眼光确实要比父亲高一些。

开学后不久的一个星期六上午（那时的星期六还有半天课），祖父早早地站在教室窗前，眼睛在教室里一排排地搜寻。其实他一来我就看见他了，当他在窗外和我对视时，我勾头一笑，将头缩进立起的书页里，算是打过招呼。放学后我们鱼贯而出，几个要好的同学和祖父打招呼，那时还不流行叫“××好”，都是冲着我问：“你爹爹（爷爷）啊？”我说：“嗯！”祖父点头微笑，同学们便一个个飞快地跑走了。祖父递给我一个饼说，快吃，吃完带你去安庆。

安庆，我做梦都想去的地方。小时候经常听祖父讲他年轻时候在安庆的事情，听他讲四牌楼、倒扒狮、麦陇香、胡玉美……脑子里随着他的故事努力勾勒出一幅幅安庆的画面。

祖父于民国五年（1916）生于安庆，少时家贫，又是家中的老大，读了几年私塾后便学了多门手艺养家糊口，我出生后还见识过他其中的两样手艺——染布和炸油条。我上小学的时候还穿过他染的布做的衣裳，炸的油条更是多少次吃过，有一次我说

## 阿爸

“卫生院后面有狐狸精！长长的尾巴，长着一张女人的脸，专门吸人血呢。”哥哥吐沫星子飞溅，双手放在屁股后面作尾巴似地摇了摇，吓得我直往小萝卜身后躲。

“别听他瞎扯，卫生院里都是医生和生病的人，根本就没有狐狸精。”小萝卜朝哥哥白了一眼。

“瞧，这些人就是去卫生院的。”哥哥说。

几个男人抬着凉床，神色慌张，大步流星，鞋子重重地打在泥巴路上，灰尘飞起。凉床上的那个女人缩在花被子里，头发像块湿抹布，从凉床上垂落下来，嘴里“哎哟哎哟”地叫着。小萝卜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说：“别怕，这个人去是去生孩子的。”

阿妈赶在秋收前，又进了一批布，刚回到家就忙着卸货、卷布，大嫂挺着肚子在一旁帮着记账。天快黑时，大嫂忽然说肚子疼，阿妈赶忙让大哥找人把她送去卫生院。

第二天，我跑去卫生院看小宝宝。大嫂躺在床上，眼睛微闭着，阳光从一扇小小的窗



清明祭 徐群 摄

要带几根油条给同学吃，祖父欣然同意了，后来我按两分钱一根把油条卖给了同学，祖父听说后并没有对我的商业头脑表示赞赏，他的前半生都是在做生意，饱尝了其中的艰辛与无奈，他并不觉得会做生意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。我估计这也是他这次带我去安庆的原因，他是想让我看一下大城市的繁华，以此鞭策我好好读书，将来跳出农门，捧上铁饭碗。

汽车在公路上颠簸，到了江堤上的那段路颠簸得更厉害，可我却很享受，窗外的风景和即将到达的地方都曾无数次地憧憬。不一会到了江边，汽车开上了轮渡，我好奇地看着窗外，长江是多么的浩瀚啊！汽车仿佛飘在滚滚的江水之上。后来我生活在这座古城，经常在江边经过，可一次也没见

过那样浩瀚的长江了。

安庆对于祖父来说是再熟悉不过，他先带我去四牌楼，指着其中的一户老房子说：“四几年我和你奶奶在这开小旅馆，后来被兵痞几次敲诈，只得关门歇业了。”祖父神色凝重，在老房子前驻足良久。可我那时年少，怎能体会他此时的心情，也没有心思细问当时的情节，只是不断催促他往前走，我对大城市的车水马龙充满好奇，急迫地想看看这个美丽新世界。穿过四牌楼、倒扒狮，祖父指着马路对面的一个类似城门的建筑说：“那是白日青天，以后等你自己有本事来这读书，再去看看吧！”祖父说完朝那城楼看了两眼，沉默了很久。之后我多少次地想，会不会是祖父记错了，怎么会有“白日青天”这么个奇

## 故人祭

叶静

里透进来，落在她的脸上。粉底白花的被子裹着小小的人，一张皱巴巴的小脸看起来那么娇嫩、柔软。我想去摸，却怕伤了他。

几天后，大哥和几个男人抬着担架回来了。我们家多了个小孩，不时响起脆生生的哭声。他一哭，屋子就更亮了一些。

日子像一阵阵的风。一阵阵的风吹过，有人被吹大了，有人被吹老了。多年以后，阿爸躺在大哥怀里。

阿爸在电影院工作十多年，上班的地方紧挨着卫生院。大约是戏里戏外的生死见得多了，性情很是洒脱。

阿爸留在人间的最后一夜，是大哥陪着。他躺在床上，大哥将他搂在怀里。阿爸病后，瘦得脱了形，他在大哥怀里，像个孩子。

## 小萝卜

风像躲在布口袋里，一整天都没探出头来。麻雀蹲在枝头也懒得叫唤，眼睛半闭着，像是在打瞌睡。小萝卜，迎年和我蹲在杉树底下玩石子、跳房子，玩累了就靠着树干东一句西一句地说话。

“真想快点长大呀！长大了就

可以像我哥那样背着书包去学校了。”我说。

迎年说：“我也想快点长大，长大了就可以和我阿爸阿妈一起做生意，赚很多很多的钱，买好多好多的糖。”

小萝卜抬头望了望天空，说道：“我才不想长大呢，就想变成一只小鸟飞到天上去。”她从地上跳起来，仰面望向天空。

小萝卜已经六岁了。江医生发现她时，是在卫生院的杉树根边，一个菜篮子里躺着个婴儿，小小的身子，被蓝底白花的被子裹着，看起来才刚满月。江医生叹息着将婴儿抱进卫生院，打开包被，果然是个女婴，四肢和五官都是健全的，只是小脸冻得跟萝卜似的。

院长、医生和护士们轮流照顾小萝卜，用米汤一勺一勺地喂。两个哺乳期的女人听说了，每天绕过来给小萝卜奶上几口。她们望着怀里的小萝卜，眼睛红红的，“天下哪有这么狠心的父母呢？”

住在旁边的周老二找到江医生。他是个木匠，四十多岁，年轻时家里苦，没能娶上老婆，“我就想领养个孩子，不图别的，老了能有人端茶倒水。”

周老二有了小萝卜，脸上的笑容

怪的地名呢？

晚饭是在一个远房表叔家吃的，表叔在安庆的一个制药厂做工人，我们到表叔家时他正在厨房忙。这让我很好奇，一个大男人怎么能下厨房呢？还系着围裙！表叔从床底下抽出一个纸箱子，拿出一个苹果洗了洗递给我，说：“你念了高中，将来就考安庆师范学院，离我一点点路，周末就到我这儿来吃饭。”我使劲地点头，狠狠地咬了一口苹果，一股甜甜透心底。我暗暗想，等我工作了，无论如何也要买一箱苹果，放在床底下。祖父弓着腰，从袋子里拿出土产品，一边递给表叔一边说：“乡下也没啥好东西，鸡是自家养的，板栗是树上摘的，不值钱，你莫见怪，打扰了。”晚上我睡在表叔临时给我们用板凳搭起的床上，兴奋了许久，房子的四周街灯闪烁，车水马龙，今夜我也置身其中，仿佛成了这座城市的一份子。

那一年，祖父七十三岁。

几年后，祖父去世了，其时我正在他心心念念的安庆谋生，尽管我没有活出他想要的模样，也没有考进他心目中最好的大学——安庆师范学院，但因为我，他总算与安庆有了再次的关联，于他也是一种浅浅的慰藉吧。

后来我多次走过古街，走过“白日青天”，心中总有莫名的情感涌起。

又是一年清明节，祖父的坟前已是草长莺飞。我立在碑前，焚香敬酒，心里在默默地想，您还好吧？你那里可有一座叫“安庆”的城，城里可有你心中的“白日青天”。

多了，从前不爱说话的他，现在走到哪里都会念叨着小萝卜，“我家小萝卜出牙了呢，”“我家小萝卜会走路了，”“我家小萝卜……”镇上时兴什么好吃的、好玩的，小萝卜都不会缺。

小萝卜圆脸圆眼睛，很是讨喜。周老二每天出工回来，她像一只喜鹊似地飞到她怀里，捧着她的脚，说：“阿爸”“阿爸”地喊着，周老二乐得合不拢嘴。小萝卜七八岁就会烧饭，周老二一回到家，热乎乎的饭菜便端上了桌。小萝卜总是甜甜地问：“阿爸今天累吧？”“阿爸，今天有什么好玩的事吗？”吃饭时，周老二总要夹碗里的肉夹到小萝卜碗里，小萝卜又会笑咪咪地往周老二碗里夹。镇上人都说，周老二得了这么个好闺女，真是有福气。

那年夏天，小萝卜去塘里摘莲蓬，一不小心，滑进了水塘，被人捞上来时，已经没了气。周老二从别处赶来，双手抱起小萝卜送到肩上，头倒挂着，沿着塘埂没命地跑，一趟又一趟，跑得比风还快。后来，跑得越来越慢，身上像是压了一座山，每跑一步都用尽浑身的力气。

汗水顺着周老二的脸颊往下滚，他的嗓子里也呼啦啦地吹着风。周老二浑身已经湿透了，像是从水里爬上来的，腿不住地打着颤，忽然，“轰隆”一声，像一头老牛似栽倒在地……

小萝卜就埋在卫生院后面的菜地里，旁边种着白菜、大蒜、西红柿，当然也有萝卜。那些蔬菜也会开出各色碎碎的花，风一吹，颤颤巍巍。

